

仇润喜：令人敬佩的“津门说信人”

□倪文才

2006年,我在组织第四届“中国邮文化节”和兴建“中华集邮文献馆”时买了一本书:仇润喜与刘广生合编的《中国邮驿史料》。2008年,我在编著《中国邮文化》时,又购买了仇润喜著的三本书:《邮人说信》《信海游》《信趣》。在阅读这四本书后,我对仇润喜有了更多的关注。他是一位让我深感敬佩的邮政史研究者。

仇润喜,1945年出生,河北省井陘县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在天津邮政局工作30多年,退休前为天津市邮政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他工作之余,勤于笔耕,在省部级报刊上发表有关文艺评论、企业管理、市场经营等类的文章若干,其中多篇获奖。他主编或与人合作编写书籍十余部,具有代表性的有《天津邮政史料》《中国邮驿史料》《说不尽的天津邮政》等。

显然,仇润喜最有建树的是对邮政史和书信文化的研究与保护传承。

早在1988年,他就开始主编《天津邮政史料》,到1993年用了5年时间编辑了5辑6册、

280多万字,先后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以大量翔实的材料,系统地反映了我国早期邮政通信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较详细地记述了以天津为中心试办邮政初期的各种活动及大龙邮票的印刷、发行过程。第二辑为1882年至1911年清代邮政档案史料选集,分上下两册。第三辑为1912年至1928年中华邮政鼎盛时期档案资料选集。第四辑为1929年至1949年1月中华邮政河北邮区和华北地区人民邮政的档案资料选集。第五辑为记述1949年至1965年天津邮政发展变化过程的档案资料。

1999年,仇润喜与刘广生合编了《中国邮驿史料》。这是一部上起夏商、下迄清末的邮驿史料选辑。在选材上,以通信为重点,兼顾交通馆舍及其他,力图从旧的史料中,筛选出新的内容,并着眼于新发现的、稀见的史料的检索和利用。《中国邮驿史料》共10编、45目、666个子目,共90余万字。该书展现了中国古代邮驿的发生、发展的演变历史以及邮政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浓厚积淀。

多年来,仇润喜深入研究书信文化,先后出版了《邮人说信》《信海游》《信趣》。书信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信息交流的工具。为了传递文字信息,便有了邮驿和邮政。邮驿、邮政是舟,书信是乘舟之物;书信是本,邮驿、邮政是为其传递而存在的。书信文化是邮政文化的重要内容。仇润喜人称“津门说信人”,他在上述三本书中,用流畅的浅显语言、轻松的散文笔调,以讲历史讲故事的形式,把书信文化诠释得淋漓尽致。孙少颖先生在《信趣》序中说:润喜先生是学文学的,从事邮政工作后,又爱上了邮政,爱上了邮史与书信文化,使文、史结成善缘,结出硕果。

更值得说道的是,他积极筹建天津邮政博物馆。2005年,仇润喜从天津市邮政局领导岗位上退休后,积极投身到邮政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中。为建天津邮政博物馆,仇润喜组织撰写多篇论证文章,引起国家邮政局和天津市领导的重视,博物馆筹建工作被列为天津市改善人民生活,20件实事之一。在博物馆筹建的关键阶段,仇润喜与工作人员日夜以继日,历经8个月,完成了天津邮政博物馆展陈设计方案

的编写工作。经过几年的筹建,2010年10月9日,天津邮政博物馆落成开馆。

2016年9月6日,我去天津接收集邮家李明先生捐赠给中国集邮家博物馆的展品,专程参观了天津邮政博物馆。该馆位于和平区解放北路109号,是在大清邮政津局旧址上辟建而成的。因为我知道该馆筹建情况,所以,能深切地感受到仇润喜为天津邮政博物馆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我对仇润喜的了解还得益于他的一位好朋友蒋子龙先生。蒋子龙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天津市文联副主席。2009年3月1日,蒋子龙率肖复兴、熊召政、红柯、韩小蕙、邱华栋等作家到高邮市采风,我参与接待。因为知道仇润喜的《邮人说信》是蒋子龙写的序,我与蒋子龙谈到了仇润喜,于是他向我介绍了仇润喜的为人。他说,润喜谨严有余,不能说是个风趣的善逗笑的伙伴,却是个可以托孤的朋友,凡事托付给他,比自己去办还放心。其人如一坛老酒,放得越久夜以继日,历经8个月,完成了天津邮政博物馆展陈设计方案

绍:润喜是经得住板凳一坐10年冷的,天生是做学问的料。润喜以认真、细致、执着的精神,研究邮政史、书信文化,锲而不舍,硕果累累……听了蒋子龙的介绍,更增添了我对仇润喜的敬重。一年后,2010年7月6日,仇润喜出差到扬州,专程来高邮市参观孟城驿。我是在邮缘饭店接待他的。我向他介绍了高邮的历史及社会经济发展概况、孟城驿修建过程以及邮文化节举办情况,与他探讨了邮文化的内涵及范畴,赠送给我我写的《中国邮文化》一书,请他指正。那次见面,包括吃饭时间,我们交谈了3个小时。仇润喜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一副学者、长者的形象,没有官架子。与他交谈,让我受益匪浅。

仇润喜退休后的10多年,一直没有闲着,依旧把精力倾注到为之奉献几十年的邮政事业之中,搜集邮政史料,笔耕不止,弘扬邮政文化。用他自己的话讲:“我的晚年生活只有与邮政事业联系在一起,才有幸福感。”我是仇润喜的“铁杆粉丝”,我为中国邮坛有这样的学人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作者为高邮市集邮协会会长)

摸鱼儿·赞湖南

□岱松

赞湖南,百年风雅,功勋名冠华夏。
忆前风雨如磐日,三座大山压迫。
燃火把。
举赤帜,武装民众匡天下。
横刀立马。
算只有湘人,头颅抛却,热血对天洒。
新时代,奋进国家四化。
功劳犹似开挂。
四新使命明方向,再创三高神话。
君莫讶。
君请看,潇湘处处皆如画。
宏图绘下。
趁气势如虹,青春正好,再把锦程跨。

老家的大门(外一首)

□李茂鸣

在老家,还能看见结伴而行的瓦屋
还能看见互相牵扯的木头房子
还能看见大门上挂着那一对铁耳环
老家的双扇大门
是等待,更是迎接
父母就坐在木门的两边
像是岁月的守护神
伸手推开双扇大门
仍能听见那尖厉的吱呀的声音
没有比这更古老的爱
父母就坐在木门的两边
等待一封家书,或迎接游子归来
老家木门上的那一对铁耳环
见证了乡村永远不变的爱

一杯绿茶

一棵棵唱着茶歌的树
在一只透明茶杯的云雾里
张开翅膀飞翔,并长出春天的鸟鸣
我守在茶杯边,感受岁月的静
被水过滤过的茶香飘满心空
我浑身也长满鸟语花香
一片片叶芽在沸腾的杯子里
上下翻飞,用倒斜的方式慢慢叙说
一杯绿茶,开启我
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梦

□李近朱

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字,也是一句融入深厚情愫的寄语。一位在不惑之年步入邮政这个充满春绿世界的老战士,以诗意的语言留下了20余年盈溢于心的“邮”情。

蔡诗华的名字中有一个“诗”字,这似乎注定了他当有一个用诗行讴歌世界的诗意人生。这个世界很大:他的生涯有过荆楚山水的哺育,也有过戎马岁月的峥嵘;这个世界很大:在诗人走向“邮”天“邮”地时刻,精彩纷呈的“邮”世界,让他的诗歌灵感因“邮”而喷发。于是,我们才能看到作者将一部由上百首长短句组成的长卷,铺陈在我们面前。

“诗言志”。作者从一个军人投身邮政这个战斗行列,看到了这个绿色行业生生不息的人与事、事与业的伟大与荣光。于是,他诗情澎湃,刻画出一个诗意的“邮”世界,并表达出他的“志”。如“中国邮政著名英模卷”,记录了我所熟知的以至我曾用电视镜头报道过记录过的邮政前辈朱学范、罗淑珍以及工作在基层的王顺友、其美多吉、尼玛拉木等杰出邮人。同时,他又以诗记事,将他在《中国邮政报》所从事的邮政报道中的大事小情,以诗“记录”形式,在135首诗歌中呈现出来。

“诗寄情”。这个“情”对于蔡诗华来说,就是深深的邮情。在“中国邮政善缘篇”的20首诗中,更是对绿衣使者工作与生活的真实朴质情感的纪实。从一个侧面、一个细节,深入内心,发自真情地寄予了诚挚的情感。其实,诗歌素以情动人。因此,这个诗情不是一辑诗草之所现,而是他的整部诗集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个寄情于诗的写作,不单是见技巧和文字功底,而是要有对生活的挚爱,要有真情与实感。这个“情”的来源,在诗人那里,则毫不犹豫地道出:“情”源于“邮”。

“诗载艺”。这是在任何诗学理论中所没有给出的一个概念。当然,这亦非我杜撰,而是源于读了这部“邮”诗集之后的所感。此提法其意在于诗歌既是人与生活的丰富内容和情感的表述,又是文字语句的最精粹最精彩的表达。当我读到“你是邮政人,你与边防战士一样,穿着可以暖冬入诗入画的绿色行衣”(《新体诗·其美多吉你对儿时邮车痴迷始终如一》)时,诗人的军人经历与当下“邮”人情怀相融合,迸发出了浓浓诗意。当然,诗是需要讲究格式,甚至是格律的。这种形式在成熟诗人笔下,不是一个羁绊,而是一块任文思飞扬的天地。在这部诗集中,现代的“新体诗”是一个主体,其行文恣意狂放、迸发自由,在“邮”世界中施展诗的才华。而他作品中框定的“新古风”,则是以旧体诗中的“七律”“绝句”等诗词形式,有创新、有形式感地进行他的诗“记录”。当然,他也是作了推敲和炼句的。如若“七律”一样的“新古风”,则皆在诗中第三、四、五、六句,作了相对严格的对仗。但蔡诗华没有贸然标为“七律”,而是谦和地以“新古风”三字铭之。

在这部诗集中,当以诗词为主体,但我们还有幸读到诗之外的“文”。那些在诗尾“附录”中的延伸性注释性文字,以更多的信息补充了阅读内容,也更深入更精准地展示出邮政行业的丰富性。在一些“附录”中,我还看到了当年从事邮政媒体工作的与我合作过的许多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的名字。读之,倍感亲切。因此,这部诗集在“邮”内同仁中,又可称作是一部工作与生活的带有温度的真实记录。



绿茵与少年

□黄代玟 画